作家程乃珊去世后，上海各界侪深为痛惜。作家生前也是本版个热情支持者和重要作者，今年春节后伊为本版撰写个“上海人咖啡情结三篇”，是作家个绝笔。本期特刊登前本版编辑吕争和《上海话大辞典》编者之一、沪语专家钱乃荣教授撰写个两篇文章，以缅怀纪念俩位被誉为“上海女儿”个作家。　——编者

伊还有交关上海事体要写

——程乃珊与“上海闲话”

文 / 吕争

22号一早浪向，听到程乃珊老师走脱个消息，我一时浪向还勿敢相信。可以迭能讲，能拿老派上海传统搭海派城市独有个味道写得介到位个作家，程乃珊老师是个标志。伊称得上是写老上海气质个第一人。

本报“上海闲话”创办于2010年3月，当时我脑子里第一个想到个就是请程乃珊老师写稿，因为我晓得伊有一肚皮个上海事体要讲，而俚些关于老上海老克拉生活细节、市民风俗传统搭海派时尚味道等怀旧话题，侪是伊顶拿手个，也是顶适合“上海闲话”版面个。我搭伊讲，我要编一只全部用上海方言来写上海事体个版面。一是让大家勿要忘记脱上海闲话，二是让更多个新老上海人了解上海本土文化历史。伊一听就讲：“好事体。不过俚倒蛮难个，因为讲是讲，写是写，两桩事体，要让我想想看哪能写法。”伊呒没马上答应我。过脱一段辰光，伊搭我讲：“我一直垃拉看‘上海闲话’版面，现在是越看越好看了，侬倒是拿伊编出味道来了。我要写点老早真实个上海，现在小青年还勿晓得个上海。版面既要有下只角区域拎马桶个生活，也要有上只角吃咖啡个生活情调。勿同区域个人，讲出来个闲话也勿一样。真正个上海就是有勿同地块个移民组成个，上海话当中个土话、黑话、脏话，垃拉口语中常常出现，但书面表达要处理好。”

记得2011年个9月份，我搭伊通电话，电话埃头只听到伊喉咙沙哑，咳嗽勿断。后来晓得伊得了白血病，真是想勿落。我晓得伊是从心底里欢喜上海，想尽快拿伊所了解个上海讲拨拉现在个小青年听。去年10月份开始，伊写了第一篇稿子《毛脚》后，连续写了8篇。特别是伊今年春节后写个“上海人个咖啡情结三篇”，成为绝笔。程老师还特地垃拉微博浪写：“两个星期前，博主开始在上海《新民晚报》每周三的沪语专版上发表了两篇沪语短文《毛脚》和《大上海的‘小’》，接下来的周三还会发一篇《‘无商不尖’和‘无商不奸’》，以后博主会陆续在该版上用上海话写小文，以此对推广沪语尽微薄之力，望大家关注一下。”我老开心个，说明伊身体恢复可以写稿了，还有就是版面得到了伊个认可。程老师还特地讲：“我恢复得蛮好，我要搭侬版面写稿子了，我有得交关事体好写咪。”

每趟收到伊个稿子后，阿拉侪要通电话，商讨有些方言文字哪能表述得好让读者看得懂。正是辩最后个三篇文章刊出，读者还以为程老师身体呒没啥问题呢。3月初，程乃珊老师还电话搭我讲，交关人看了文章侪讲写得好，我老开心个。程老师邪气好沟通，记得对于老派人吃咖啡搭现在人吃咖啡个习惯，伊有勿同个看法，吃咖啡哪能用介大个马克杯？应该是慢慢个品尝个。我讲，一代人有一代人个生活方式，变化是正常个。第二天，伊特特为打电话拨我，讲我讲得有道理。特别让我想勿落个是，伊3月份写最后“咖啡馆三篇”个辰光，药物对伊个身体反应特别大，辩是需要多少大个毅力来写作啊。

1999年左右，由“老上海茶馆”搭上海史专家郑祖安策划牵头个“老上海文化沙龙”成立了，伊也是沙龙活动积极个组织者搭参与者，各行各业欢喜老上海历史文化人自由聚合交流。聚会只要有伊，就能听到伊爽朗个笑声。伊个身边，聚集了一批欢喜老上海文化历史个各界人士。而且伊每趟发言，侪欢喜用上海闲话讲。我也是垃拉勿同个老上海文化沙龙活动中，跟程老师越走越近个。

跟伊相濡以沫个严先生伤心个跟我讲：实在呒没办法，我拉勿牢伊啊，拉勿牢。“上海闲话”版面再也收勿到伊独有上海味道个稿子了。

程乃珊在2012年11月7日至2013年3月13日短短的五个月中，在本报“上海闲话”版面上共发表8篇沪语文章。即：2012年11月7日《毛脚》、2012年11月21日《海派文化个小》、2012年11月28日《“无商勿奸”搭“无商勿尖”》、2012年12月5日《雪花膏忆旧》、2013年2月20日《上门裁缝》、2013年2月27日《老上海咖啡馆风情》、2013年3月6日《咖啡馆——红旗下仅存个小资风光之一》、2013年3月13日《咖啡馆——上海人挥之不去个咖啡情结》

情深意重　字切文真

文 / 钱乃荣

程乃珊写个书，出一本我买一本，伊辣《新民晚报》《青年报》浪向刊登个文章，我太太每一篇侪剪下来收集得煞煞齐。伊个文章阿拉特别欢喜读，程乃珊女士大气、雅致、执着、勤奋，伊是倾其生命来细致描绘真实个大上海个最优秀作家，诚如辩日追悼会厅堂浪个一副挽联头浪向四个字所写：“情深意重，字切文真”。

伊处处弘扬海纳百川、中西融合个海派文化。伊写个上海lady，有“出得厅堂、下得厨房”个“大家闺秀”，有“上海男人最理想的太太”“小家碧玉”，也有“被西风吹醒”“追求自由爱情”个“摩登小姐”，还写现今拨老公尊为“玉皇大帝”个“全职太太”。伊写《金融家》，写《上海先生》，从写一个个大上海个创业家、开拓者个事业当中，展现老上海个辉煌历史搭创业风貌；她写“上海先生中最富海派个性的一脉”个“老克拉”，写子承父业、拓展家业个“小开”，也写弄堂门口个“老皮匠”，当“红卫兵”洗劫一空，用大卡车装满一车“战利品”开到弄堂口，“老皮匠”跳出身来张开两手拦牢车子：“你们不作兴的！天气冷了两个老人总要留件衣裳给他们！”“革命小将”拨伊个行为感动，从车浪掼下一只箱子，“老皮匠”叫出儿子相帮拿箱子拎到抄家人家个门口。

从2002年开始，程乃珊应邀参加了李伦新主持个“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”一年一度个学术研讨会，还担任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。从此我搭伊有了较多个交往。我搭我太太参加了以伊为中心个老上海海派文化沙龙活动好几次。记得辣七宝老镇旅游刚刚热起来辰光，伊带阿拉搭镇有关领导一道探讨哪能弘扬海派文化。辣辣各种沙龙活动里，伊个热情、开朗、坦诚、睿智，伊对上海精致文化搭传统民俗孜孜勿倦个追求使我感动，伊经常深入生活开拓题材，葛咾伊个文章总归介贴肉个。伊还写过一篇《精致文化更需要走近大众》个文章，倡导传播上海个文明。

2004年读了伊《上海之音》短文，深受感动，乃末我写了一篇《上海流行歌曲的春秋》长文；我又看了伊《甜蜜的回忆》一文，下决心出版我辣上世纪50年代收藏个“糖纸头”。当我搭我太太、囡儿捧了几大本夹糖纸头个书到伊愚园路屋里“献宝”个辰光，辩日天伊邪气激动，当场答应为我《糖纸头——海派文化的童年情结》一书写序。她辣辣题为《方寸之间读海派》个序里向讲：“都说百年中国看上海。然百年上海却是一部太沉重太深奥的历史，要真正读懂，谈何容易！‘上海热’热了有好一阵，然大多数一提起上海史，似就是不离‘百乐门’、杜月笙、黄包车和旗袍……但是，如若你能读懂和解码方寸之间那张糖纸头的内涵，你会从中发掘出一个研究上海史的新切入点。”

对啊！上海个辉煌历史是上海个实业家、金融家、出版家、文化家咾啥搭平民百姓创造个，上海人惯于恪守规矩、安富尊荣，乐惠和谐，勿是像有个电视剧所描写个辩种流氓打斗、群丑舞爪。“上海”，几化迷人个两个字啊，程乃珊忠实个写出了上海个种种迷人，活龙活现个市民精神，辩个城市个味道。

程乃珊写作到生命个最后一刻，辣末三篇写上海人吃咖啡个文章，就是投到“上海闲话”版面浪来用上海话写个，她还要阿拉帮伊拿文中有个上海话用字改改对，伊就是辩能个谦逊，辩能个认真！

点击新民网
学讲上海话

想听想学上海话？请登录新民网上海闲话专题（http://shxh.xinmin.cn/）。本版各栏目文章可点击播放有声沪语，请大家一起感受上海闲话。

远开一眼

赤脚也追不上

文 / 彭瑞高

人家老是讲，上海女人门槛精，老陈不认账。他是北方人，老婆是上海人，他认为，老婆的眼光，比自己差远了。

他拿买房做例子。廿年前，政策鼓励买房：啥人买房，啥人还可以退税。老陈催老婆买一套，老婆说，政策鼓励得这样起劲，房子肯定过剩，房价会跌，你信不信？等着看，一定有戏。这一等坏了，房价没有跌，反而直线上升。老陈暗暗骂，有戏个魂。

十年前，房市也一度不景气，老陈说，这下可以买了吧？老婆说借银行钞票买房子，负担忒重了，再看看吧，应该还有戏。这一看，机会又错过了，当初买小套的钞票，后来连马桶间都买不到了。老陈骂：有戏有戏，有戏你个魂灵头啊！

老婆在学校当教导主任，大小是个干部，老陈总听她的。她教书有一套，培养儿子也有一套（儿子拿了奖学金在国外读书），但在买房问题上，她是个寿头。多年来，她也常叫老陈一起去看房，但始终没有落手。她总以为房价会跌下去，想不到廿年过去了，现在赤脚也追不上了！

老陈也认命了，现在连骂也不骂了：老婆过气了，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。

图 / 朱新昌

辩个辰光『夜报』真吃价

文 / 符明明

老里八早

我一直保留了吃好夜饭坐辣沙发浪看看“新民晚报”个辩种习惯，勿看“夜报”赛过精神浪缺少点啥，好像呒没辩个过程，觉也睏勿着。

翻翻“夜报”，我常常会想起交关小辰光个有关“夜报”个好白相事体，像煞又听到了辩个辰光卖报人叫个声音：“夜报要哦，夜报……”

还是辣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“夜报”是特别受老上海欢喜个一张报纸，呒没“夜报”就少脱交关饭后茶余个话题，辣辣老上海个眼睛里，“夜报”消息最可靠、最权威，勿看“夜报”啥个事体侪勿晓得，连“牛逼”也吹勿出。

辩个辰光买“夜报”还老紧张个，经常会买勿到。再讲当年老百姓个收入也勿高，订“夜报”也是桩事体。阿拉一家门侪欢喜看夜报。所以每个礼拜天下半日两点一过，阿拉爷就叫我去买“夜报”，辩个辰光我住辣虹口四川北路个一条老式石库门弄堂里，每趟我侪是到附近群众剧场对面，虬江路1路有轨电车车站排队，卖报人是一对老夫妻。来买“夜报”个人邪气多，大家侪自觉个一字排开。卖报老人每天预定数量，要买“夜报”就要早点去，卖光为止。有辰光我一路白相过去，到埃搭晏了，排队个人已经交关了，排辣队伍最后头个人就讲啦：“小朋友勿要排了，我是最后一个了！”我想辩记苦了，回去要拨阿拉爷骂煞了！

侬可能只听见过影迷、球迷等退票，呒没听见过“报迷”等“退报”哦？辩个辰光，假使侬呒没买着“夜报”，又老想看着当日个，哪能办？侬夜饭吃好，大概六七点钟把，可以再去报摊看看，可能辩个辰光卖报老人还辣辣，侬问声伊“夜报”还有哦？或许伊会讲“还有一份”，但是伊拿出来个辩份报纸有点皱，或者有点龌龊，说明辩份“夜报”是伊自家已经看过，或者有种介老顾客看过以后退拨伊个，是今朝个“二手报”或“三手报”了。卖拨侬个价钿勿变。阿拉爷经常叫我去等“退报”个。

如果等勿到“退报”哪能办？还有两个办法：一是去弄堂口个“夜报”张贴栏看，不过蛮吃力个。依想想看，一张四版个“夜报”，夹辣铁丝网眼笼当中，看报个人正反两面翻了看，啥人立辣前面就有权利选择翻版面，如果侬是个矮子，视力又推扳，想看报就更加吃力了；如果齐巧碰着一个高度近视眼朋友，贴辣报纸高头，葛末其他人就只好让位了。二是有邻居订“夜报”个，伊正好带到弄堂里边乘风凉边看个，侬就等伊看好了，问伊借来看看。面皮薄个人也只能是难得一趟，天天辩能就成了“白看报纸了”，如果碰着个蛮计较个小气个，明朝伊就勿拿出来看了，要末就送侬看“白眼”了。

AM1197　FM97.2

听“阿富根”
讲“上海闲话”

上海人民广播电台AM1197/FM97.2播出个上海话节目《谈天说地阿富根》，将用上海话播读今朝“上海闲话”版面刊登个各栏目文章，敬请收听。